
建築與地景變遷下之文化想像： 日治時期西川滿之淡水文本分析

Cultural Imagination under the Changes of Architecture and Landscape : Tamsui Textual Analysis of Mitsuru Nishikawa during Japanese Colonial Rule

| 張志源¹ Chih-Yuan Chang |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助理研究員／逢甲大學室內設計進修學士班兼任助理教授

摘要

本研究選用西川滿書寫之淡水文學作品進行研究，西川滿是日治時期臺灣著名文學家，在他眾多作品中，〈採硫記〉（刊於1942年）、〈楚楚公主〉（刊於1935年）、〈劉夫人的祕密〉（刊於1937年）、〈感懷〉（收於1997年《猩マ(夏號)》）及〈夏日旅情〉（收於1982年《西川滿全詩集》）等以淡水地景、紅毛城及紅樓為文本的作品，有著對於淡水歷史史料之改寫、女性意象融入淡水空間及將淡水建築空間意象融入傳奇色彩之特色。雖然他的創作風格以女性、鬼魅、浪漫等陰柔書寫為主，但在淡水文本中則顯露出特殊的日本與臺灣生活空間經驗，從文章及詩作的創作中，對照於現實中日治時期淡水空間變遷與社會脈絡，有著深刻異國情調特殊性與故鄉性。

關鍵字：西川滿、柯設偕、淡水、淡水地景文化想像、紅毛城、淡水紅樓

Abstract

This study discusses Mitsuru Nishikawa's literature work about Tamsui. Mitsuru Nishikawa was a famous writer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during Japanese Colonial Rule. Among his works, "Sulfur Exploitation" (published in 1942), "Princess Chu-Chu" (published in 1935), "The Secret of Madam Liu" (published in 1937), "Recollections" (featured in Pan, Summer Collection, 1997), "The Emotions of a Journey in Summer" (featured in Poetry of Mitsuru Nishikawa, 1982) in which he wrote about Fort San Domingo, Red House, and the Tamsui landscape. One of his legendary characteristics was to rewrite Tamsui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integrate female images in Tamsui space and architecture. Although his writing style was famously soft, with female, ghost and romance, yet in his discourse on Tamsui, he proved to have a unique experience and vision to share about what it was to live both in Japan and Taiwan. His articles and poems on Tamsui during Japanese Colonial Rule give a first hand account about the geographical and social changes of that time. On top of all that, his writings show a unique exotic sense doubled with an extraordinary hometown feeling.

Keywords : Mitsuru Nishikawa, She-Kay Ko, Tamsui, Fort San Domingo, Tamsui Red House, Cultural Imagination

¹.Email:changcy2005@seed.net.tw

壹、前言

淡水是臺灣著名的城鎮，西荷時期已有西班牙人與荷蘭人在此活動。清代淡水稱為「滬尾」，聚落開始發展。臺灣開港後，淡水從早先與大陸對岸城鎮維持的區域分工關係，轉而被納入世界體系中，洋人在此活動頻繁。日治時期淡水現代化建設開始，官方陸續在淡水建立許多官方機構，並完成鐵道、道路、水道及市街改正之現代化工程，淡水因有獨特的異國情調，也被稱為「東方的威尼斯」及「詩美之鄉」（柯設偕，1985）。

本研究選用西川滿書寫的淡水文學作品進行研究。西川滿（Nishikawa Mitsuru, 1908-1999）是日治時期最具代表性的日人文學家之一。他生於日本福島縣會津若松市之藩士家庭，祖父秋山清八曾任若松市初任及第六任市長。秋山清八之三子純為西川滿父親，因秋山家之至交西川家絕嗣，故將純過繼給西川家，因此滿即復姓西川。明治43年（1910）西川純帶著西川滿來臺灣，搭乘「信濃號」。大正12年（1923）西川滿就讀臺北州立第一中學校（今日臺北市建國高級中學），大正14年（1925）3月自該校畢業。大正13年（1924）他創立文藝雜誌《櫻草》。昭和3年（1928）4月就讀早稻田大學法國文學系，昭和8年（1933）5月學成返臺，任職於臺灣日日新報文藝部長，主編學藝欄。他並醉心於媽祖等臺灣風土研究，獨資經營「媽祖書房」，創刊《媽祖》（共16冊）、《桐の手紙》及《台灣風土記》等，昭和10年（1935）《媽祖祭》詩集獲得恩師吉江喬松博士之佳評。昭和13年（1938）西川滿之詩集《亞片》獲得文藝汎論「詩集功勞賞」（西川滿、池田敏雄，1999：129-130）。

昭和15年（1940）西川滿自組「台灣文藝家協會」，創刊《文藝台灣》，協會成員包括了當時臺北帝國大學及臺北高等學校教授、警務局長和情報課長等人士。在昭和16年（1941）《文藝台灣》脫離「台灣文藝家協會」後，由西川滿組成「文藝台灣社」，繼續刊行38期，這份刊物強烈地表現出西川滿個人意念與個人風格，另這份刊物倡導皇民化運動，故有許多人稱他為「皇民文學」代言人。在評論上，中島利郎認為西川滿對台灣文藝家協會的組成與《文藝台灣》的經營策略，指向建立「地方主義文學」，並有企圖

與日本中央文壇對峙的野心（中島利郎，2006）。另根據西川滿之子西川潤表示，西川滿父親西川純曾參加日俄戰爭，來臺後擔任臺北市議員，成為右翼政治活躍者。有謂西川滿是為反抗嚴格家庭氣氛而走入文學之道，並傾向富於傳奇性之唯美主義文學，另很多人將西川滿稱為「皇民化文學」作品，在「大東亞決戰期間，他是推動皇民文學的『文藝台灣』主編，一網打盡當時最出色的作家黃得時、楊雲萍、龍瑛宗、陳火泉，以及初入文壇的葉石濤。」、「該刊大致不脫『藝術至上，異國情調』兩個範疇，與張文環主持的『臺灣文學』所展現的現實性、風俗性內涵相抗衡。」²。

昭和18年（1943）西川滿的小說《赤崁記》獲得臺灣總督長谷川清頒發「臺灣文學賞」。二次大戰後，日本戰敗，西川滿於昭和21年（1946）4月搭乘美國軍艦回到日本，他在臺灣共逗留了36年歲月³（西川滿、池田敏雄，1999：130；葉石濤，1997：2）。

昭和23年（1948）西川滿的小說《會真記》獲「夏目漱石賞」，昭和36年（1961）他創設「日本天后會」及限定本出版社「人間の星社」，平成11年（1999）西川滿病逝（西川滿、池田敏雄，1999：130-131）。

葉石濤（1997）曾將西川滿漫長的文學生涯分為三期：第一期為1920年至1945年之臺灣期，第二期為1946年至1960年之戰後期，第三期為1961年後之天后會、臺灣回憶期⁴。

西川滿在臺灣時期的作品，支持、批評及質疑者眾多，既有研究可以從張良澤（1984）、陳映真（1988）、葉石濤（1997）、林慧姪（1999）、阮斐娜（2001）、林中力（2005）、朱惠足（2005）、邱雅芳（2009）、張良澤、高坂嘉玲合編（2011）、林明理（2012）、蔡怡玟（2013）及張雅萍（2014）論述看出。綜整支持、批評及質疑的論點如下：

一、支持論點：認為西川滿之文藝活動自始至終以臺灣為背景，以樹立南方文學為己任。他生性浪漫，受到法國唯美派影響，其文學特色為「唯美抒情」、「趣味性」、「易讀性」、「忠於自己」、「作品中酷似統治者本身自負形象」，具有浪漫主義及富有異國情調之外地文學⁵。

2. 詳見中國時報民國88年（1999）1月5日副刊及聯合報民國88年（1999）3月9日副刊關於西川滿之報導。

3. 雖然他在臺灣時期是一個藝術至上，作品風格耽美充滿情調之作家，但西川滿遣返回到日本後，全面轉向大眾文學風格（張雅萍，2014：35）。

4. 葉石濤提到西川滿曾一度被稱為臺灣文藝界之領袖，但「其創作的詩是優美的臺灣民俗和信仰加入異國情調，以濃密的文體放聲吟唱出來，這種詩作被當時日本人所輕蔑。」（葉石濤，1997：3）

5. 例如張雅萍（2014）指出西川滿文學活動及宗教活動是以臺灣為主題而展開，其文學被當時文壇推崇為唯美派代表。

二、批評論點：認為西川滿之文學風格是統治者文學，他「沉溺唯美」、「忘記現實」、「缺少打動讀者心靈的魅力」，是「御用文學家」。

三、質疑論點：認為西川滿之文學充滿殖民主義的空間性，他的懷鄉及懷情對象是臺灣風物，而且任憑想像馳走於近代化及殖民地化中逐漸消逝之建築物與習俗中。另又認為西川滿與臺灣社會保持一定距離，不投入裏面，不隨便改變他客觀者姿態，文章充滿東方主義的視野，朝向內地日本。

從既有文獻發現，雖然西川滿在臺灣時期的小說及詩作各發表一百篇左右，文學評論及翻譯多達兩百篇左右，但相關之淡水文本其實不多。林慧妮（1999）討論西川滿的淡水作品，認為西川滿的作品充滿浪漫、華麗、幻想之詩歌小說外，並推崇他對臺灣歷史、民俗、風物等的重視，臺灣是西川滿心靈的故鄉，而以淡水尤甚。另蔡怡玟（2013）以人文主義地理學出發，探究西川滿筆下之淡水作品，並嘗試從文學中的地理景觀，探究承載之空間意義和其價值所在。故西川滿書寫淡水的文學作品，對於淡水地景與建築之想像和歷史現實之差異很少被研究。

本研究選用西川滿淡水文本作品，包括發表在《台灣文藝》的〈採硫記〉（刊於1942年）⁶小說、《媽祖》雜誌的〈楚楚公主〉（刊於1935年）⁷及〈劉夫人的祕密〉（刊於1937年）⁸二篇短篇小說（相關插圖詳附錄一）、〈感懷〉（收於1997年《猩マ(夏號)》）及〈夏日旅情〉（收於1982年《西川滿全詩集》）等詩作，並與日治時期淡水地方文史人士柯設偕發表在《臺灣日日新報》及《臺灣新民報》的淡水作品〈詩美の郷淡水〉（刊於1930年）、〈淡水素描—淡水的色彩與情調—〉（刊於1932年）、〈淡水在招手—優美的遊覽勝地—〉（刊於1934年）及〈淡水的景物—紅毛城與帆船〉（刊於1934年）等幾首詩作進行對照，來進行文化想像之分析。

貳、研究方法

空間、建築和地景變遷與時代文化認知相關。Tuan（1974）曾提出“Topophilia”的概念，該辭由“topo（place）”和“philia（love）”兩個字組成，強調人對「地方」的認識，乃至於人和「地方」的情感聯繫是主體性和經驗，而非冷酷無情的空間科學邏輯；Tuan（1977）並對「地方感」（The sense of place）概念提到地方需要空間而存在，因此空間和地方是相互關聯的。

另Cresswell（2004）指出「地方」是一種觀看、認識和理解世界的方式，從人與「地方」之間的種種關係可發現意義和經驗的世界，有三個基本面向：「區位」（a specific location）、「場所」（locale）、「地方感」（a sense of place），在具有社會與地理基礎的世界上，事物有其特殊秩序，要對抗的是人的記憶在流動性中日漸消亡的秩序。

本研究認為空間在社會發展過程被結構化，空間之結構形式表現一定歷史界定之社會權力關係，以Lefebvre（1991）的話語來說，即是「空間是社會的產物」。文學作品的想像是帶有「地方感」（The sense of place）之意義。

本研究以「空間與地景隨著時代而變遷，但人對於建築空間想像卻疊合著時代與地景的變遷」觀點來討論西川滿之作品，先就涉及所論述的淡水時空變化進行分析，再側寫1930年代的淡水時空環境，最後分析西川滿的淡水觀點，以突顯建築與地景變遷和文化想像思維的關聯。

參、西川滿文本背後的淡水歷史與地理簡史回顧

17世紀隨著歐洲國家為了追尋金、銀、香料和珍貴物品和在東亞積極尋求殖民地及解決新教、舊教的

6. 〈採硫記〉原文刊於昭和17年（1942）《文藝台灣》3、4、5月號。此小說西川滿以郁永河所寫之《裨海記遊》為小說題材，輔以漢籍史典之知識，加入想像，主要描述當時平埔族及凱達格蘭族之生活。

7. 〈楚楚公主〉原文刊於昭和10年（1935）11月15日《媽祖》第2卷第1期。此故事敘述一位為了寫生而四處遊蕩的畫家，遊蕩到淡水港時，無意間闖入一荒涼宅邸，為一幅肖像壁畫所吸引。而就在此時，遇見同為天后會子孫劉楚楚，引出她是由外國人和臺灣女子混血後裔的身世之謎。

8. 〈劉夫人的祕密〉原文刊於昭和12年（1937）12月12日《媽祖》第15期。敘述作者從一間醫院的院長手中拿到一位淡水青年的自白，此青年因狂熱研讀天上聖母廟的古籍，探知荷蘭人把煉金術傳給劉夫人，而劉夫人則是出賣貞操給紅毛人，靠煉金術重振家業。青年為求得此煉金秘方，以武力要脅劉家子孫傳授煉金術。正當情急之時，劉夫人從畫中走出，驚嚇的年輕人被制伏，自此送進精神病院，終其一生。

衝突，歐洲國家把戰線延伸到海外。當時西班牙人在臺灣雞籠建立了聖薩爾瓦多城，並沿著北海岸擴展勢力，為了經濟物資補給的目的，在淡水興建了聖多明哥城。西班牙人被荷蘭人驅離後，荷蘭人在此地興建聖安東尼歐城。隨著荷蘭人被鄭成功驅離，淡水成為邊陲之地（張志源，2014：215）。

從明鄭時期到清代開港階段，淡水地區未受重視開發，僅有少數兵營駐守，然而因紅毛城下方有滬尾水師守備，所以一般平民並無法任意接近紅毛城附近，埔頂一些地點則為漢人墓地。直至清代乾隆及道光年間，從中國福建晉江、南安及惠安等地移民，以福佑宮一帶作為商貿據點，滬尾開始出現重要廟宇。滬尾形成小型聚落後，人口及經濟發展逐漸擴大（張志源，2014：215）。

19世紀中葉淡水被迫開港，淡水經濟角色從早期與大陸維持區域分工的關係轉而被納入世界貿易體系中，由於對外貿易及國際分工，淡水市街的空間結構轉變劇烈，成為洋人可自由進出的港口，也開始影響埔頂及鼻仔頭地區的空間發展。由於國際條約容許租賃民屋、行棧存貨，租地自行建屋，興建禮拜堂、醫院、救濟院、學房、墳地等，所以洋人在此地發展。洋人用永租的方式取得土地，逐漸填滿當時淡水市街旁鼻仔頭及埔頂兩個區域尚未發展的地帶。靠近市街西端砲台埔於英國領事館一帶的荒地、沙灘地、墓地及市街東端鼻仔頭的荒地，洋人的建築物主要包括洋行、領事館、住宅、學校、教堂、醫館、墓園等，官方的建築物有海關、宿舍等。由於埔頂地區洋人的居留與傳教、通商等行為，促成西方教育、商業與政治機制在此地的緊密結合，與當時淡水漢人市街有極大的差異（張志源，2014：216）。

日人據臺後，臺灣總督府於明治30年（1897）4月24日以漢文公布淡水的洋人雜居地，埔頂、鼻仔頭及淡水市街皆被劃入範圍內。然而，由於殖民統治及現代技術的進步，淡水有諸多現代化設施完成，例如北淡線鐵路、聯外及區域道路系統和市區改正。但由於日本政府計畫性清除外國人在臺灣的勢力，故位於淡水埔頂地區靠淡水河岸的外國洋行迅速消失，轉而被日本商行、行政機關、新式工場及倉庫取代。此時期空間發展分成兩支，一支為加拿大基督教長老教會接續偕叡理牧師過世後，在埔頂所興辦現代的西方學校，以淡水中學校及淡水女學校作為傳教及教育的基地，但教育興辦的過程卻在日治末期遭受重大的阻礙。實質的建設在校園建築與宿舍。至於鼻仔頭地區的空間變遷在昭和時期轉為劇烈，可見於殼牌倉庫

及淡水飛行場設置的案例。但隨著二次世界大戰的來臨，日本政府透過「敵產管理法施行細則」，將所有洋人建築物及資產進行接管（張志源，2014：216）。

必須特別留意的是1930年代淡水築港策略與作為遊樂地之想像的出現。當時因為地方自治及政治風氣關係，日本政府開始轉變地方治理政策，其一是在臺灣各地重新定義地方風景及名勝古蹟。另淡水此時航運邁入衰退之勢，與基隆港之港埠競爭及貿易對象改變有極大關係，淡水地方經濟發展也慢慢開始陷入困境（柯設偕，1985：35-37）。當時官民共同成立「淡水築港期成同盟」，主催事者山本正一（1928）發行了《淡水港の整備に就て》提出歷史沿革、港務數據、策略可行性參考，主要實行策略包括：

- 一、淡水築港計畫之實現，面對基隆港競爭下，淡水應興建重要港口設備，以讓2,000-3,000噸輪船能夠自由進出。
- 二、開設大阪商船與日本郵船，可走淡水至福州及淡水至廈門新航路。
- 三、淡水線鐵路延長及新設車站。
- 四、大稻埕與淡水之間小蒸汽船之來回。
- 五、高爾夫球場作為州立公園遊樂地。
- 六、淡水水源地附近成立郡立公園。
- 七、完成大屯山及觀音山登山道。
- 八、淡水及臺北間道路之改善。
- 九、繁榮關渡車站。

當時提出策略的主要目的在影響臺灣總督府之建設政策，除了港口疏濬、擴充設備、水產業振興及利用山水地景和歷史古蹟發展觀光資源外，最後希望由淡水港之復甦，以助發展臺灣島之產業。從這些建議案中，可看出地方人士對當時淡水港衰敗下之振興思維。但日本官方在政治、經濟及軍事考量下，淡水築港計畫並未被採納。淡水在現實環境下，開始被日本政府視為臺北遊樂地。

與本研究相關的重要建築物分述如下：

一、淡水紅毛城：

主堡為方形城壘，地基及牆壁採外石內磚的砌法。內分為上下二層樓，內部採半圓筒形的穹窿結構建造，清代開港後英國人進駐後將尖形屋頂改成平臺式，在東北及西南角位置增設角樓二處，二樓南側也增建露臺，露臺亦設有雉堞及槍眼，現有紅色為英國人所粉刷，原外牆為灰白色。淡水英國領事以紅毛城二樓做為辦公室，將原穹窿隔為兩間，東室內側為領事辦公室設有壁爐，外側為會計辦公室，有大保險櫃

及文件焚化爐，外室是幹事、助理領事及翻譯員辦公室，底層兩個西向穹窿利用磚牆隔了四個小牢房，外室保留較大的空間作為管理之用。一樓南側為廚房、浴室及洗手間北側留做空院讓犯人放封用，除關本國人外，也代關外國人，牢房有當時送食的小窗及窺孔（張志源，2014：304）。

二、淡水紅樓：

該建築原是船商李貽和的宅第，有「達觀樓」的雅號，興建於光緒21年（1895），於明治32年（1899）落成，然而由於他所經營的兩艘貨船發生意外，經濟困難，而將此樓在大正2年（1913）轉賣給時任臺北廳參事的洪以南（後曾任淡水街長），當時達觀樓成為文人雅士聚會的場所，曾作為瀛社例會的舉辦場地（洪致文，2010）。（相關照片及歷史檔案詳附錄二）

肆、西川滿對淡水建築與地景之文化想像

一、對淡水歷史史料之改寫

西川滿〈採疏記〉的作品，他以第一人稱將郁永河所著之《裨海紀遊》改寫，揉合歷史典故及正史傳聞，在小說中有描述觀音山、大屯山之景致，混合西川滿本身信仰特殊氛圍：「在我底故鄉普陀山也有地方奉祀觀世音菩薩，請你別笑，有時候從此山想起早已忘去的故鄉。」（西川滿，1997a：14）西川滿以鄉愁做開端來描寫眼中之觀音山形象：「全嶺很罕見的沒有雲彩，在晴空下，呈現它秀麗的山容，好像要迎接遠途而來的客人似的，輪廓分明地聳立著」（西川滿，1997a：10）、「當日沒時，看到薄暗中現出淡紫色隱沒的山容，好似看到觀音菩薩佇立一般，有不可言喻的心境。祂說，以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摩睺羅伽等人也是非人身份出家，可是也現身說佛法，此外，以各種形態遊歷許多國土，使眾生得道，我自以為此山，說起來萬不應該，應當是菩薩的化身。在我底故鄉普陀落山也有他方奉祀觀世音菩薩，請你別笑，有時候從此山想起早已忘去的故鄉。」（西川滿，1997a：14）、「……靠近窗邊，浴著陽光的全嶺的山容，亮著常綠色。雖是同一座山，可是跟昨天黃昏時看到的大異其趣。代替慈父般的莊嚴，令人聯想到甜蜜乳房的慈母的溫柔，把眺望的人似乎要擁抱在溫暖的懷抱裡似的山峰，柔軟的陽光。而且明亮的海閃耀著黃金色，發出白色光輝的八里分社海灘。遙遠地在海角那邊飄浮的高積雲，一動也不動。看著這寂靜，怎麼想也想不到這兒是人人害怕的

瘴癘之地。……」（西川滿，1997a：30）西川滿從觀音山影射郁永河對中國家鄉之想像，再將西川純父親之遺命嵌入郁永河對來臺灣使命之看法，以鋪陳了整個郁永河來臺灣動機：「永河覺得自己體內父親的生命在脈動。」（西川滿，1997a：21-22）

在〈劉夫人的祕密〉一文，西川滿自己將信仰媽祖融入小說中，加入西荷時期淡水之歷史情節挪寫，產生出似幻似夢色彩。他寫道：「淡水的黃昏。我站在舊砲台上，如醉如痴地眺望著輝映七彩的觀音山之姿與白色煙靄籠罩的港街。在東京時就聽到這古樸的河港落日之美的風評。但沒想到有這般情景；如今身臨其境，竟然有激盪我胸懷者。即將安眠的帆船與舢舨，屹然聳立於海上的觀音山，另人遐思西方彌佗的莊嚴美感。我幾乎忘了自己的存在。『這正是東方的威尼斯喲。』」（西川滿，1997c）在舊砲台上望著觀音山與港街，突顯不同時間存在之空間地點幻想著觀音山與港街，作者用「如醉如癡」一詞，一方面將主角之心境表現出來，西川滿將自己幻化成漢人，將觀音山與彌陀聯想一起，又表現出日本神道教之思考⁹。

二、女性意象與淡水空間的融合

西川滿在〈採疏記〉中，將自己宗教觀投射到郁永河原有宗教觀，同時將中國閩南人對大屯山及觀音山之傳奇寫入了陽剛及陰柔之比喻中，同時引用了清代漢人風水觀中大屯山及觀音山之地景意象，這樣傳說將風水之意義連結一起。例如在提到了大屯山時，他以「看到雄大的山峰，比起全嶺的女性般的溫柔，這座山卻充滿了不可言喻的陽剛性。朝天使勁、憤怒、聳肩，那山容現出不容侵犯的降魔之劍的鋒利。」（西川滿，1997a：36）來描述山勢之特殊性。

除此之外，西川滿在〈感懷〉一詩中，嘆讚美紅毛城日落，女性意象與空間的融合，將「發燙的臉龐」、「嬌媚的樣」及「豹子的身形」之形象描述日落：

紅毛城的

日落

發燙的臉龐

嬌媚的樣

豹子的身形

像波浪一般

彎彎曲曲

那是鄉愁

潮汐的香氣（西川滿，1997f：8）

9.除了淡水史料外，西川滿在〈噶瑪蘭行〉（1997b）的文本中提到有關偕叡理牧師傳教的歷史故事。

另西川滿在〈夏日旅情〉一詩，引出紅毛城與連綿的屋瓦、白晝及藏青色大海的場景，構築從大街一直往大海視野的延伸，想像出現了新意象：女性、花朵、房間、木魚之晨鐘、青色燈蕊之油燈、並排著榆樹之風景圖，進入了小尺度生活世界中，而且構成一種女性空間安詳之感覺：

彎曲起翹著
連綿的屋瓦
比街還高的
白晝
見到藏青色大海的
紅毛城
龍舌蘭的
茂密之處
在我腦海裡的
女性
花朵
和那個房間
伴著木魚的晨鐘
搖晃著青色燈蕊的油燈
掛在牆上的
是並排著榆樹的風景圖

撿到螃蟹的螯，盒子上有椿上的圖樣
銀刺繡的手袋和
琥珀的酒杯
香煙
白色鍛子的
豐滿的胸
晃動的翡翠首飾

發燙的臉龐
嬌媚的人兒
豹的身體
像波浪一般
彎彎曲曲
那樣的鄉愁
啊
是潮汐的香味
紅毛城的山丘
緩緩前行
比街道還高之處
看到了海
看到帆船
女人

白雲
悔恨
無法停止
連綿的屋瓦
八月的烈日的光
啊，是港邊的旅情（西川滿，1982）

三、將淡水殖民與傳統空間意象融入傳奇色彩

西川滿缺少傳統漢詩束縛，他將淡水紅毛城與紅樓的歷史建築及物件意象轉化，並故事化，增添傳奇色彩。對他而言，漢人傳統的束縛變成他採樣鄉野傳奇故事題材，產生出另一種想像視野。〈劉夫人的祕密〉一文，他寫道：「我每天去聖多明哥城的地窟裏，獨自思索煉金術的方法。」（西川滿，1997c）該文摹寫主角是一個漢人，跑入了一個荒廢的聖多明哥城，想像著傳奇煉金術。為了求取寶藏，不惜逼迫他的朋友，在地窖裏密謀，將主角與犯人之被迫害意象連結。

該文寫道：「與真人同大，雖古舊但帶有清新感，是一家團圓之圖。中央站立著不可一世似的，就是劉夫人。」（西川滿，1997c）文內洋人畫漢人，劉夫人在中央，將洋人與漢人之間關係帶入一種奇特之氛圍，而「不可一世似的劉夫人」的祕密就在劉夫人將貞操賣給紅毛（洋人），以取得大量財富，當這不可告人之祕密被主角發現時，劉夫人為了要保住這個祕密，不得不從畫中跳出，要將主角殺死。西川滿特意用畫來塑造出空間之想像是有其意義，他寫道：「看吧，夫人在壁畫中所站的地方，出現一大塊白色的痕跡。」（西川滿，1997c）表現的是空間與時間的斷續性，所以畫面出現空白。

西川滿在〈楚楚公主〉一文直接用淡水紅樓之建築意象來進行寫作，將淡水港地景描述，用「廢港」及「荒涼」來切入小說之主題：「好像沒有人去整理而任雜草長得很茂密的庭院，黃色或紫色的草花點綴著春天；大門的鐵扉附近，夾竹桃正驕傲地盛開著。這樣荒涼的美與紅磚的大宅邸成為一體，恰好陪襯著廢港而烘托出憂鬱的氣氛。」、「過去號稱北臺灣第一良港的淡水，由於泥沙的淤積，現在已成不見昔日風光的廢港，所以過去誇耀奢華的大宅邸，才變成與港口的命運同樣地人去樓空，任其荒蕪吧。」（西川滿，1997d）然後便步入「陰氣深深的走廊」。紅樓之外廊與室內成了荒涼描繪之主題：「被蘿藤纏得幾乎看不到木跡的橫樑上，生鏽的鐵鍊從天花板垂掛著一個圓鍊形的鳥籠。」（西川滿，1997d）鳥籠與宅邸同

樣古老，底邊積了厚厚塵埃，大宅柴門脫落，下端已腐朽。蘿藤、橫樑、鳥籠、柴門及白蟻，形成西方意象之破落，夢幻世界再次從主角意象裡出現，由「濃豔碧青」、「毛骨悚然」壁畫呈現出來，而這壁畫出現在「被稱為東方威尼斯的淡水廢港的一角。」（西川滿，1997d），展現出西方文化殘存在淡水之痕跡。而西川滿描述畫中婦女之衣著、樣貌用「瑪利亞轉世的臉上露出恍惚的表情」（西川滿，1997d），與清朝臺灣婦人排比在一起，將現實鳥籠串連到畫中鳥籠，呈顯出主角已置身在畫中。

楚楚公主出場後，帶著主角在紅樓中遊走。在紅樓裡面赫然出現了媽祖之牌位，呈現出一種詭異氣氛。西川滿特意將他所信仰之天后會巧妙放進故事中，為楚楚公主與主角做了一個安排，然後將清代民亂械鬥故事附會進去，將故事帶入一種虛擬真實中。文中巧妙應用了「砲台後面的地窖」作為密謀建廟事宜之引線，隱喻紅毛城為一個隱密場所。而西川滿又將成立媽祖廟之事件，串連到居民四處籌款化緣，回到臺北城，搭了大稻埕商船竟然在士林受到「倉龍隊」盜匪襲擊之故事，結果官方無力處理，於是在淡水信徒飲豬血為盟，異體同心，成立宗教團體「天后會」，興建了媽祖宮。此段文字，西川滿將淡水漢人之信仰重新書寫，祕密幫會流傳之寫法挪轉過去淡水祭祀習慣，並在文內寫到：「不斷從父母口中聽來的有關天后會的信仰與規約，深深銘記於胸中」（西川滿，1997d），一方面連結到中國與淡水宗教緣由而相聯繫，一方面以世代相傳之說法來隱喻引用是有根據的。

楚楚公主之父親是個洋人，而且已離開淡水了，獨留下中、西混血的楚楚公主在臺灣，西川滿塑造了一個場景：「楚楚公主靜靜地訴說著，忽然停了下來，那冰冷而端莊的臉轉向由金色而變成深藍的海面，驀地站起來。」（西川滿，1997d）這個場景推測在紅樓面向淡水河口之位置，西川滿特意用「由金色而變成深藍的海面」（西川滿，1997d）表現出楚楚公主心中憂鬱之神思，「看不到船，看不到船。羅佩耶魯。」（西川滿，1997d）指這位西洋人不會回來了，所以楚楚公主心中焦急。西川滿將瑪利亞及媽祖之信仰關係緊密扣合，將歷史場景拉到西方中世紀，並將聖經與傳說做一個完整結合，以一本書上面寫著拉丁語及將中國媽祖的故事傳奇作為隱喻，故事進入高

潮，結尾以楚楚公主原來是因喪母思父而產生出來噫語做為結束¹⁰。

伍、以柯設偕相關詩作對照西川滿之淡水文本特殊性

柯設偕是臺灣歷史上著名人物馬偕博士（G.L.Mackay）（偕叡理牧師）次女的兒子。柯設偕之父親是柯維思，為當時臺北大龍峒望族柯望（清）泰之長子，9歲由馬偕親手洗禮。大正2年（1913）因偕醫館關閉，柯設偕隨父親遷至臺北，進入大稻埕公學校實業科學習，大正3年（1914）淡水中學校創立於理學堂大書院，柯設偕進入學習，成為首屆學生，當時校長偕叡廉（G.W.Mackay）為其舅舅。大正8年（1919）柯設偕淡水中學畢業後，因日本教育政策，教會學校無法直接報考大學，柯設偕轉赴日本插班，入同志社中學四年級就讀。大正10年（1921）入同志社大學預科，昭和元年（1926）入京都大學史學部就讀，後轉入臺北帝國大學，至昭和6年（1931）取得文學士學位，成為臺北帝國大學首屆畢業生。大學畢業後，回淡水中學校任教。昭和15年（1940）柯設偕曾在興南新聞社編輯部服務，昭和17年（1942）再回到淡水中學執教，並於戰後任淡水中學校長二任，退休後在淡水中學擔任顧問，於民國79年（1990）過世（蘇文魁，1992）。在世時淡水人稱柯設偕為「柯長老」。張建隆（2000）認為柯設偕一生奉獻教育、作育英才，也熱愛歷史、雅好文學藝術，除致力於鄉土史的研究與撰述，並以文學創作傳世，在日治時期及戰後受到淡水地方人士推崇。日治時期柯設偕署名出版相關淡水書籍包括《詩美之鄉淡水》和《淡水的歷史》等。

柯設偕在〈詩美之鄉淡水〉（刊於1930年）一詩將淡水比喻如「詩」、「畫」及特殊之地理形勢，在〈淡水素描—淡水的色彩與情調〉（刊於1932年）一詩點出淡水與周邊建築及地景之關係，在〈淡水在招手—優美的遊覽聖地〉（刊於1934年）一詩把淡水比喻天空有如南歐的蒼藍，海水有如地中海般的碧綠。

詩美之鄉—淡水！

詩之港，畫之街，富於史實傳說的淡水美鄉！

早綠的丘岡，殷紅的城磐，色彩旋律的港街！

詩美之鄉—淡水！

蓬萊仙境—淡水！

10. 龍瑛宗對西川滿之短篇小說「楚楚公主」評論：「西川滿懷有戈蒂耶式的藝術信念而使用愛倫波的手法，以前人未曾涉及的題材，創造出強烈的美的世界。…所謂『戈蒂耶式的藝術信念』是什麼呢？『所有的都會成為過去，永遠的唯有藝術。連神也都會死去。詩會不朽地留傳下去。那是比銅還要堅硬的。』」（龍瑛宗，1940）

桃源仙境—淡水！

風光明媚，眺望絕佳，空氣澄澈，景色幽邃，風土和愜、山紫水明比美仙境的勝景！淡水！

東方是大屯之高峰、西方是紺碧的大洋、南方是觀音之秀巒、北方是蒼鬱的田野。

青松白砂的濱邊！

花紅樹綠的丘岡！（柯設偕，1930：5）

天空蒼藍而廣大，

海面碧藍而清澄，

山是翠岱而端麗，

原野是青綠而闊達，

搭配著那裡有殷紅的城壁，

這裡有純白的邸宅，

右有淺綠山丘，

左有濃褐街道。

淡水是夏天的理想國（UTOPIA），

臺北地方的遊樂地，

都市生活的綠洲，

脫去了俗擘，

可以煙霞親近的天然公園。（柯設偕，1932）

另在〈淡水的景物—紅毛城與帆船〉（刊於1934年）一詩，柯設偕將淡水類比於神戶、香港，認為淡水之地理空間與地勢，類似於此二處繁華海港城市，但其歷史色彩鄉土之情調，卻與長崎、澳門相同是極為不同的意象。並以「猶太的聖地」、「伽利略湖」、「古羅馬的競技場」來類比於他所見到淡水與古建築，而說淡水是臺灣島最富南蠻色彩之市街，最富異國情調之港口，淡水類比於日本歷史之古文明，紅毛城類比於世界級古文物極為不同，並與他另一段將帆船比喻成所謂「火鳳凰雄飛的殖民商船」、「西班牙艦隊悲哀歷史」、「威尼斯商船滿載東方貿易商品歸港」、「企圖探險新大陸而出帆的聖瑪麗亞號」，紅毛城比喻為「繁華的夢境和歡樂醉意的聖多明哥城」，以「紅色瓦片的郡役所或稅務司」、「綠色油漆的郵局或港務局」、「教堂的鐘聲」、「淡江中學的八角塔」、「有五十多年歷史的牛津理學堂」、「脫俗的姑娘樓」、「頹廢的商館」比喻當時歷史建築與埔頂地景，說明了淡水獨特之歷史背景不同。

淡水的

地理形勢、市街模樣

雖有如神戶和香港

然其歷史的色彩、鄉土的情調

卻與長崎、澳門相同。（柯設偕，1985：14）

猶太的聖地？！

靜靜的淡江河流，讓人想起了伽利略湖。

羅馬的古城？！

在夕陽下輝映的紅毛城，讓人懷念古羅馬的競技場！

富有古老傳統及華麗的感嘆，盈育著長久歷史及變化的浪漫。

這是臺灣島最富南蠻色彩的市街，最富異國情調的港口。

…阿拉伯的一千零一夜裡說過：「沒有見過開羅不算見過世界。」

而淡水的禮讚者卻說：「沒有見過淡水，不算見過臺灣。」（柯設偕，1985：26-27）

紅毛城雖然沒有如傳說中豐臣氏滅亡的大阪城或如日本西南之役的熊本城那麼有名。

但正如播州人和吉備人自誇著白鷺城和烏城似的，我以同樣的心境自誇著紅毛城。

帆船雖無關東太郎（利根川的別名）通舟的水鄉風情，

或近江矢橋的歸帆沽畔的勝景般有名，

但我願以人磨歌詠明石浦的舟影和山陽吟詠天草灘的航船般同樣的心情來敘述帆船的故事。

（柯設偕，1985：26-27）

敘述著三百多年前，

繁華的夢境和歡樂醉意的聖多明哥城，

追憶著舊時代的殷盛和威儀的足跡的北門鎖鑰。

純白的燈塔，

黑色的古錨，

紅色瓦片的郡役所或稅務司，

綠色油漆的郵局或港務局。

教堂的鐘聲，

淡江中學的八角塔，

有五十多年歷史的牛津理學堂，

脫俗的姑娘樓，

頹廢的商館，

殘垣斷壁，

風雨侵襲過的白色階梯，

潮汐洗過的繫船廠、白沙碧濤的長江曲埔、綠葉

青草的高爾夫球場，
這些等等，
雖無紅毛城、舊砲台的蒼然古色古香、但並不失其色彩的協調。（柯設偕，1985：26-27）

紅毛城不如萊茵河古城的傳說，
也不如鹿特丹聖教堂般富於史譚。
可是朝靄朦朧，
夕陽紅霞中的姿態，
擁有不亞於埃及金字塔的威嚴！
又夕陽中映入的華麗霞姿，
足以讓人聯想到中古西班牙的阿爾罕布拉宮殿。
當仰望紅毛城時，
有誰能夠否定這是淡水的守護者呢？
帆船，
並無火鳳凰雄飛的殖民商船般的口碑，
也沒有西班牙艦隊般有段悲哀歷史。
可是乘潮而來的雄姿，
有似威尼斯商船滿載東方貿易商品歸港的樣子。
同時，
被風送走，
滑向水平線的樣子，
足以讓人想起企圖探險新大陸而出帆的聖瑪麗亞號。
當眺望著此帆船時，
誰又能否定這就是淡水的勇者呢？
教堂的聖鐘祝福著城的朝暉夕映，
保佑著船的出帆入港，
至少聽到其富於慈悲與寬容的音韻時，
不能不有此感！
教堂的十字架，
是城的指標，
船的領航導燈！
至少在仰望其充滿崇高和威嚴的光輝時，
不能不有此感！（柯設偕，1985：27）

故可見到西川滿的出身作為文學家，喜愛臺灣民俗，崇信媽祖、觀音，為在臺灣生長的日本人，與柯設偕作為地方文史工作者，為馬偕的外孫，屬基督教長老教會，為帶有加拿大血統的本島人，致力於本土化。二者對於淡水之文化想像有差異，對同一山河地景、港口、紅毛城、教堂等產生不同感受，呈現出的圖像或關懷也大相逕庭。故有不同的文本風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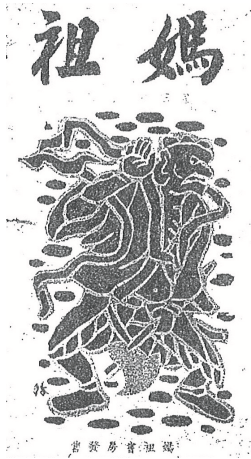
陸、結論

西川滿是日治時期臺灣著名文學家，在他眾多作品中，〈採硫記〉、〈楚楚公主〉、〈劉夫人的祕密〉、〈感懷〉及〈夏日旅情〉等以淡水地景、紅毛城及紅樓為文本的作品，有著對於淡水歷史史料之改寫、女性意象融入淡水空間及將淡水建築空間意象融入傳奇色彩之特色。

雖然他的創作風格以女性、鬼魅、浪漫等陰柔書寫為主，但在淡水文本中則顯露出特殊的日本與臺灣生活空間經驗，從文章及詩作的創作中，對照於現實中日治時期淡水空間變遷與社會脈絡，有著深刻異國情調特殊性與故鄉性。從其成長背景可看到，因幼年成長於臺灣，所以他身分是日本人，但對臺灣而言卻也是故鄉人。

在既有評論中，西川滿在臺灣時期作品常被歸類於「皇民化文學」，但其淡水文本不能強加以殖民者文學視之。因為淡水之歷史性與建築及地景之豐富性，西川滿之淡水文本也可以看到不同文化想像特質，其鄉土性與文學創作極為珍貴。

附錄一 西川滿之淡水文學作品插圖



昭和12年（1937）《媽祖》雜誌第15期之封面與封底，封面為「順風耳」，封底為「虎」，宮田彌太郎木刻的插圖。該期刊登〈劉夫人的秘密〉短篇小說。

資料來源：聯合報，民國86年（1997）6月3日，第41版。



〈劉夫人的秘密〉短篇小說中宮田彌太郎所木刻的插圖。
資料來源：聯合報，民國86年（1997）6月3日，第41版。原文刊於昭和12年（1937）12月12日《媽祖》第15期。



〈楚楚公主〉短篇小說中宮田彌太郎所木刻的插圖。
資料來源：聯合報，民國86年（1997）7月23日，第30版。原文刊於昭和10年（1935）11月15日《媽祖》第2卷第1期。



〈楚楚公主〉短篇小說中楚楚公主之形象，宮田彌太郎所木刻的插圖。
資料來源：臺灣時報，民國86年（1997）7月24日，第30版。



〈楚楚公主〉短篇小說中宮田彌太郎所木刻的插圖，寫道：「吾蒲之外。島有湄洲嶼。屹大海中。一孤嶼也。浩浩蕩蕩吞吐日月。山革突以浮清石。嵯峨而映紫。」
資料來源：臺灣時報，民國86年（1997）7月24日，第30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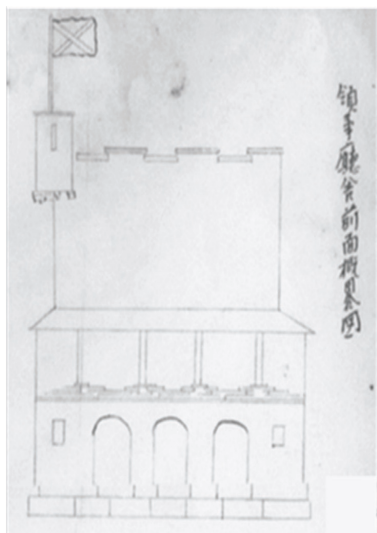
附錄二 淡水紅毛城及淡水紅樓相關歷史地圖與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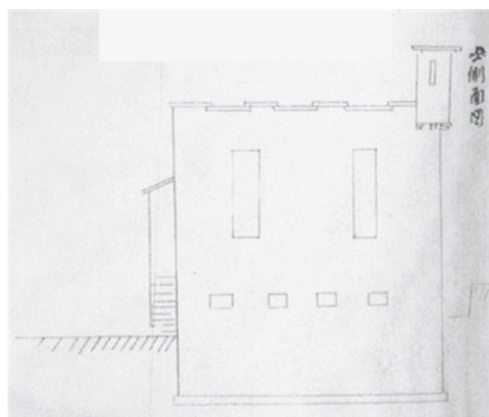
淡水紅毛城現況。(2012年6月自行拍攝)



17世紀的聖多明哥堡(箭頭處)。
圖片來源：原圖出自荷蘭海牙國立檔案館。



淡水英國領事館(今紅毛城)正立面概略圖。明治30年(1897)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在淡水英國領事館買收并在淡水英國領事館敷地撰定ノ件〉，冊號131，文件號：11。



淡水英國領事館(今紅毛城)側立面概略圖。明治30年(1897)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在淡水英國領事館買收并在淡水英國領事館敷地撰定ノ件〉，冊號131，文件號：11。



淡水紅樓，現況作為餐廳使用。(2015年10月自行拍攝)



淡水紅樓拱廊細部。(2015年10月自行拍攝)

誌謝

本論文感謝兩位匿名審查委員提供寶貴的建議意見。另感謝洪睿珍老師協助細心翻譯西川滿之日文詩作及淡江大學建築學系米復國教授在針對此論文初稿撰寫時的耐心指導。

參考文獻

- 山本正一（1928）。淡水港の整備に就て。淡水：淡水郡役所。
- 中島利郎（2006）。日本統治期台灣文學研究：「台灣文芸家協會」の成立と「文芸台灣」——西川滿「南方の烽火」から，岐阜聖徳学園大學紀要，外國語学部編，第45集，91-108。
- 西川滿（1982）。西川滿全詩集。東京：人間の星社。
- 西川滿（1997a）。採硫記，西川滿小說集1。葉石濤譯。高雄市：春暉出版社。
- 西川滿（1997b）。噶瑪蘭行。張良澤譯。聯合報4月11日。
- 西川滿（1997c）。劉夫人的祕密。張良澤譯。聯合報第41版，6月3日。
- 西川滿（1997d）。楚楚公主（上）。張良澤譯。臺灣時報第30版，7月23日。
- 西川滿（1997e）。楚楚公主（下）。張良澤譯。臺灣時報第30版，7月24日。
- 西川滿（1997f）。猩マ(夏號)。東京：人間の星社。
- 西川滿、池田敏雄，1999。華麗島民話集。臺北：致良出版社。
- 朱惠足（2005）。帝國主義、國族主義、「現代」的移植與翻譯：西川滿《臺灣縱貫鐵道》與朱點人〈秋信〉，中外文學，33（11）：111-140。
- 阮斐娜（2001）。西川滿和《文藝台灣》—東方主義的視線，張季琳譯，中國文哲研究通訊，11（1）：135-145。
- 林中力（2005）。西川滿「冀現實主義」論述中的西方、日本與臺灣，中外文學，34（7）：145-174。
- 林明理（2012）。美的使徒—淺談西川滿的文學思考，臺灣文學評論，12（4）：76-82。
- 林慧姪（1999）。文學中的淡水，淡水學學術研討會——過去·現在·未來論文集，淡江大學歷史系主編，295-316。
- 邱雅芳（2009）。向南延伸的帝國軌跡—西川滿從〈龍脈記〉到《台灣縱貫鐵道》的台灣開拓史書寫，臺灣學研究，7：77-96。
- 柯設偕（1932）。淡水素描—淡水的色彩與情調—。昭和7年（1932）8月5日刊於臺灣日日新報。
- 柯設偕（1934）。淡水在招手—優美的遊覽勝地—。昭和9年（1934）刊於臺灣日日新報。
- 柯設偕（1934）。淡水的景物—紅毛城與帆船。昭和9年12月12日刊於臺灣新民報。
- 柯設偕（1985）。詩美之鄉淡水，淡水概況。昭和5年（1930）排印本，中國方志叢書臺灣地區337。臺北：成文出版社。
- 洪致文（2010）。洪以南與淡水「達觀樓」，臺灣文獻別冊，31：2-10。
- 陳映真（1988）。西川滿與台灣文學：政論及批判卷。臺北：人間出版社。
- 張良澤、高坂嘉玲合編（2011）。圖錄：西川滿先生年譜以及手稿、藏書票、文物、書簡拾遺集、紀念文集。臺南市：秀山閣私家藏版。
- 張志源（2014）。臺灣淡水埔頂及鼻仔頭地區歷史建築空間變遷。臺北：蘭臺網路出版社。
- 張良澤（1984）。戰前在臺灣的日本文學—以西川滿為例—兼致王曉波先生，文季文學雙月刊，2(3)：16-27。
- 張雅萍（2014）。遣返者的文學—以在台日人作家西川滿為中心。國立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張建隆（2000）。淡水史研究初探，漢學研究通訊，19（2）：178-187。
- 葉石濤（1997）。前言，西川滿小說集1。葉石濤譯。高雄市：春暉出版社。
- 龍瑛宗（1940）。文藝評論，文藝台灣，1（6）：491-495。
- 蔡怡玟（2013）。那座山，那條河：地方及其精神之意義—以西川滿筆下的淡水作品詮釋，鵝湖學誌，50：203-241。
- 蘇文魁（1992）。詩美之鄉的老學究—柯設偕一記一位鑽研淡水文史和拓展觀光資源的先知，滬尾街，6：20-25。
- Cresswell, Tim, 2004. Place: A Short introduction. Wiley-Blackwell.
- Lefebvre, H. 1991.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Basil Blackwell. Oxford.
- Tuan, Yi-fu, 1977. 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Minneapolis, MN.
- Tuan, Yi-fu, 1974. Topophilia: 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Attitudes, and Values. Prentice-Hall, Englewood Cliffs, NJ.